穿越历史风雨的沃日官寨

■杨全富 文/图

七月仲夏，自驾车向小金县行驶，去参观历史上名声远扬的沃日官寨，它也是乾隆大小金川之战的重要战场之一。

过小金县城，车行四十余里，转过几道山坳，远处，在藏寨的护卫下，一座古碉拔地而起。朝阳的柔光轻轻地洒在古碉上，在蓝色天幕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的伟岸雄奇了。沃日土司官寨，清乾隆十五年(1750)由沃日安抚司所建。“沃日”，藏语领地之意。走过一道横跨沃日河的拱桥，便来到了土司官寨碉楼下的广场。广场占地约有二百余平米，前面有巍峨的护卫碉和经堂碉，后面和左面是鳞次栉比的藏族民居。这里的藏族民居一般为四层，房屋外墙全用石头泥土砌筑而成，所有的窗户边，用白色的石灰水勾勒图案，外墙的底部及墙角处用石灰水勾勒出形如高山峻岭的尖角。民居的大门前都砌有花台，里面花朵正竞相开放。

站在广场中央仰望，碉楼有十五层高，约有二十余米，其外墙为片石垒砌，并附建有经堂碉及过街楼，防御性极强。整座碉楼在修建中，层层收分，从墙面往上看，倾斜面在八十度左右。到达碉楼顶，面积只有四平米左右，在每一层楼里，都有外窄内宽的窗户，是典型的堡垒式射击孔。在通往碉楼顶的每一层房间内，都有一根独木梯连接着。第一层为石材垒筑的实心体，这种建筑方式为碉楼下大上小、重心向内、稳定性强的特点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碉楼内，水源路网环环相通，仓储空间很大。第二层为放置日常用品的地方，房门开在第三层，连接地面的依然是一根独木梯，若遇敌人来犯时，人们便从独木梯上攀援而上，再将独木梯抽取。这样，一座碉楼就固若金汤，只需从射击孔中射出箭，或者从碉楼顶的四角扔下一块块巨石，不管敌人是如何的孔武有力，还是拥有如何的谋略，在碉楼面前都会束手无策，最后只能选取最原始的进攻方法——围而不攻。坐待碉楼里的人弹尽粮绝之日，不过，人们在修建碉楼时，已充分的考虑了这些因素，在每一层楼里都储备了足够几年之需的食物和水，这样，往往是围攻的人耐不住性子，最后只好悻悻然退却。

在碉楼旁，有一座藏汉族元素巧妙交融的建筑物，楼层高约十五米，碉楼和住宅紧靠在一起，并以门、墙、廊、道、梁柱等结构与住宅统为一体。事实上，中国各地的碉楼绝大部分是与院落连在一起，与院墙组合为一个防御体系，是整个院落或围屋的附属性建筑。一楼无门，正门在二楼，也是用独木梯连接地面，人要进入楼内，就要从独木梯上攀爬上去，再经过一道绘制有雪狮托举吉祥宝物的小门，进入经堂内。从经堂碉整体的建筑风格看，属于一座五层三重檐、四角攒尖顶的单体建筑。它坐西向东，呈长方形，系汉藏风格合一的建筑。因为建筑物的屋面在顶部交汇为一点，形成尖顶，因此具有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就叫攒尖建筑。在清朝年间，攒尖建筑在古建筑中大量存在，古典园林中各种不同形式的亭子，如三角、四角、五角、六角、八角、圆亭等都属攒尖建筑。三楼屋顶，横梁木穿过石墙，每一段都有一部分横空在外，每一面都有五根横梁露在外面，暗合嘉绒藏族对单数的崇拜。四楼至六楼的四面墙体全用木板装饰而成，四角屋檐向外飞出，檐口是象鼻昂，建筑装饰性较强，雕刻精致，露在外面的木板上都雕刻有动、植物的花纹，极为华丽，具有极强的晚清风格。在六楼顶，是攒尖宫殿式的飞檐，正中央为闪着金光的宝幢，与阳光同辉，飞檐的四角象鼻昂底，悬垂着碗口粗的铃铛，微风拂过，铃铛叮当作响，犹如山间马铃声声入耳，诉说着久远的故事。经堂碉和碉楼相互依存，在经堂碉的三楼侧边有一道小门，有一条长约五米的木质廊道，跨过两座建筑的空间部分，与碉楼的三楼小门相连。这样，既美化了建筑物，又增强了其实用性。推开那扇古朴的房门，走进去，里面采光效果较差，并无家具陈设，但墙面上绘满佛教壁画。这些壁画的色泽、笔触颇似唐卡，内容以佛像、佛教故事为主。经楼的每道门板上，都绘制着神兽、祥云、花瓣。当来到四楼时，一缕阳光正从镂空的窗棂格子中穿透进来，在木质地面上投下一块块白色的光圈，组合成光怪陆离的形状，反射的光照亮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参观完沃日土司官寨的碉楼后，经过一座民居门前，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微笑着用嘉绒语向我问好，我与老人攀谈起来。在交谈中得知，老人姓余，世代居住在这里。据老人讲，清乾隆十五年(1750)，沃日土司因效忠清王朝，在“乾隆王打金川”战役中身先士卒，始终冲锋在前，并将家中的余粮无偿的供给清朝大军，因为有功于朝廷，被晋封为安抚司职衔(从五品)。眼前的这两座碉楼，就是由授勋的安抚司主持修建的。

老人指着眼前的碉楼，惋惜地说，经楼原有两座，现存的是南经楼，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重建，北经楼在1958年被拆毁。乾隆年间，沃日在被授予土司一职后，便着手修建起代表权利与地位象征的碉楼、经堂碉及官寨。三年后，所有的建筑圆满完工。一日，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在一次公干途中，途径沃日土司官寨时，被眼前绚丽的美景及百姓富足的生活所吸引，一股强烈的占有欲在心底膨胀起来。乾隆三十六年(1773)，小金川土司带领自己的武装，强行攻占了沃日土司官寨所在地。沃日土司色达拉只好带着自己的儿子，逃离了家园，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京城告御状，乾隆皇帝派遣二十万大军进山围剿。

清军在攻打小金川土司盘踞的沃日土司官寨时，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有碉楼的庇护，清军进攻一再受挫，那些土枪土炮，以及弓箭等，在高大坚固的碉楼面前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为了了解碉楼建筑的高度等数据，清军派出一名探子，装扮成当地的民众，左手提着羊毛兜，右手搓着毛线来到碉楼旁，他爬上碉楼顶，将手中一端拴着羊毛线的木杆往地面慢慢的垂下，当触及到地面后，迅速在羊毛线的另一端打上结，作上记号。回到营地后，根据羊毛线的长度，到老林里砍取了一根木头，做成独木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清军派出得力的干将，趁着夜色的掩护，抬着独木梯，偷偷地架在了古碉上，清军从独木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爬了上去，从楼顶上慢慢地摸下去，守卫在里面的小金川番兵，做梦都没有想到清军会从空而降，只好缴械投降。

在沃日土司官寨的北面，有一座突兀的山崖，当地人称其为龙灯碉。清军在攻占沃日土司官寨后，以此为据点，准备突破番兵的阻击，向小金县城进发。为了快速的打通通往小金川的道路，清军将领温福多次组织人马强攻，然而由于龙灯碉易守难攻，一时间，山梁上躺满了清军士兵的尸首。战争就这样僵持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在围攻龙灯碉时，温福指挥将士，久攻不下。由于屯兵日久，围攻的清军士兵士气松懈，情绪低落，而小金川番兵日间藏匿在龙灯碉里，夜间则四出劫营，官兵不胜其扰，防不胜防，防范日渐松懈。某日，小金川番兵趁着夜色四面进攻，突入营中，混战中，温福被流弹击中身亡，清军望风溃散。海兰察率领部分士卒突围出，沿途收集溃兵，于十二日退至美诺。后来，清军的增援部队来到沃日，加强了对龙灯碉的围攻力度，加之龙灯碉上的守军弹尽粮绝，龙灯碉才最终被完全占领。

而今龙灯碉上的硝烟如眼前沉入逶迤山坳里的夕阳，不见身影，唯见光照，早已消散在山谷里，那一座座山堡也因为岁月的洗礼，风雨的磨砺而只剩下残壁断垣，那些累累弹痕在无声地诉说着久远的故事。

SANDAKANGDING 散打康定

明正土司

■骞仲康 文/图

康东有正史以来，即是土司制，土司多直袭当地土酋旧势。大名鼎鼎的明正土司，就出身于牦牛王的木雅甲波。牦牛王多，畜卜王呷尔王折拉王不一而足，都是史前原生原住的牦牛种姓首领们。木雅甲波属牦牛王之一，是尼木雅母系的传人。明正系甲木参家族，甲木参是蒙语叫法，蕃语叫坚赞，康话直称降泽，民间称其为甲拉。甲拉在蕃巴口头上成了汉官。康人说甲拉是‘铁鼻’称号，暗含‘有种’的意思。吐蕃兴起前，蕃域雅隆雅鲁的牦牛六部，其主雅德杰与西出的木雅难解关系。康巴历来自立为王的事层出不穷，康巴王者‘康泽杰’每由旄豪牦王把持。王豪们不立邦国，都属锅庄主，锅庄是圆融社体‘戈措’，戈措兴伙耕伙牧伙居伙食，这可是香格里拉胜境所描绘未及的。这些事说起来一言难尽，细想已经是别于蕃巴文化的康巴文化了，可别不存认。

贡嘎山西麓的色吾绒有块火烧房基，相传是甲木参家族的祖祀地。色吾绒一带老地名尽与牦牛木雅的旧闻故事牵联。木雅乡的牧居城子，就是旄豪开市行商的产物，此处一度中转雅茶和番马，是早于炉城的物流集散地，纵然小小的，也还是有那点模样。最先起着达折朵和魁仑朵两者作用，与碉门朵、察木朵、吉古朵成四方格局，给古木雅王族长脸呢。到后来魁仑朵兴，取牧居城子而代之，达朵和折朵共构成四朵中心第五朵。也就在达折朵这儿，明正土司家族的历史长歌，唱到了高潮。

旄豪活跃在秦汉时代，直追老三朝的犛氂。牦王在孟蜀、南宋西陲宁边，都有所积极作为。元朝开国，木雅甲波历任招讨司，指挥使，宣慰司。入明，土司虽一度迟疑，仍然畏于皇威，谢迟附之罪，受安抚、宣尉，进而继集长河西、宁远、鱼通三地土职于自己一人之身。这事对牦牛木雅是洪福。明万历年文书中即见‘明镇’之称。清初，皇家就当他是‘内土司’了，另眼相看。这是历史。

虽然明正这大号出于大清因袭明朝旧制之故，但明正土司宣政慰民、安边抚远很是得力。加之秉承木雅甲波传统，众戈措措本们听其号召，已然成了习惯。不由打箭炉厅不慎重启用明正，施行羁縻怀揉，成就‘土流兼治’空前格局。西炉官司民务少不得明正鼎力相助，乌拉差役柴草粮秣，同知满意，朝廷就嘉奖，炉边便安宁。

明末清初，康区趋从反蒙形势，虽经由班禅调停，却已成患。1651年身为土司的木雅王，继白利王之后，被蒙古军阀和西藏第司‘处决’。1700年世袭土司色纳塔巴又被驻安良坝喇嘛寺的蒙古营官昌泽列集所杀。经此大难后，其遗孀贡喀及狐女桑吉逃到达折朵，所继两任女土司有点儿名存实亡。桑吉嫁木坪，续一子二孙，返回母族祖地，合打箭炉同知驻炉城，袭守世职。明正不衰，只缘于牦牛王的民间故有威信和木雅甲波地方豪强的实力，只缘于土司被皇帝准予世袭的当然宿命。

1652年，明正土司携身兼百户的众措本清求内附，因蒙藏多事暂受安抚。1666年，再次请求内附，得以‘换发颁还’旧制印信。1701年，土妇贡喀秉锅庄木鸦(木雅戈措)万二千户，再三内附，保全身家。立清近两百年间，明正权袭明朝旧职，长期末获大清当朝认定。迟在1825道光五年，土职身份才由当朝认定，受‘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铜印。这印现藏四川博物馆，作为历史见证，非同一般文物。1833年，明正经木坪归纳鱼通长官。纵便如此，空头土司明正仍在1783年授二品顶戴‘甲木屯巴’勇号。1792年，受顶戴，留绘像于紫光阁。1809年，追封前三代为‘显武将军’。尔后，1864年领头品顶戴‘提都衔’。1905年，受赏‘总兵’。世代明正，如是身家，煞实重要。

历来，长河西、宁远、鱼通，尽在明正职守中，特任鱼通长官后，长河大渡的‘鱼通锁钥’布在雅曲卡去了，与‘金沙锁钥’并呈雄关。还有，家庙金刚寺主持，必定是甲木参家族男子，他拿起铃铛是活佛，放下铃铛是土司，无可非议。这就该撒打点闲聊的话儿出来：似乎康巴文化是让游客消闲而不是让游客研究的。但提供人文旅游资源的方家，应该研究康巴必须研究康巴吧，以至行政要研究，学界研究更是本份。

明正土司府邸。

SHOUGONGZUOFANG 手工作坊

重温康定美食

■毛桃

无论是否人在旅途，我都是个比较重视美食的人。在我看来，人生的很大一部分愉悦就来自于美食；如果对美食都持比较轻忽的态度，那这样的人生是否值得过就有待商榷了。

先说说我们在抵达康定的头几天所重温或享用的那些美食吧。

我们是去年10月11日晚到康的。第二天上午起床后，我就带着初来乍到的绍英去吃108梯巷口附近的丁三哥牛杂汤了。

一人一碗牛杂汤，再，一个玉米锅魁，一个油旋子——跟方方酥一样是康定锅魁的一种。

热腾腾的牛杂汤端上来了。汤呈乳白色，干货是牛杂，漂在皮面的是有白有绿的芹菜段。闻着牛杂汤特有的、混羼着芹菜味的香气，嚼着很劲道的牛杂，喝着热呼呼、香喷喷的奶汤，佐着切成块状、皮脆瓤松的玉米锅魁和油旋子，一种生活多美好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了。

这之后，我又带着绍英往新市后街走去——去吃大名鼎鼎的田凉粉了。

走得有些急，怕去晚了，凉粉卖完了。

“两碗凉粉！”一人一碗。

“哇，好吃！比家乡凉粉还好吃！”绍英忍不住激赞起来。

“一人再来一碗？”

“先都吃胀了。改天再来嘛。”

于是，吃罢软滑劲道、香辣沁舌的田凉粉，位于东关方向的大菜市场又成了我们的下一目的地。

眼下，正是康定鲜牦牛肉大量上市的季节。一番转悠后，我们秤了一大块牛排骨和一大根棒子骨——提回去炖牛骨汤。在康定，我有一套现作“夏室”用的房子——以下简称夏室。

这次采购，还买了白土坎红皮萝卜、达杠苹果、新核桃、柿子等特色果蔬。卖新核桃的妇女说是它们是康定头道桥出产的，不然这阵咋可能吃到新核桃嘛。

回夏室的路上，要经过将军桥头。遂去桥东头的王家卤菜——老字号卤菜店切了一大块卤牛肚，拌了一大份凉拌七丝——里面有几种素菜就叫几丝，还在别的店买了两个大锅魁。如此一来，中午这餐就不用开火了。

这天晚上，我们就喝上了自己炖的牦牛骨头汤，汤里，还放了芫荽碎。这汤自然是香得很特别的了，香得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也仍能浮现出当时的味道。说来，跟上午喝的牛杂汤也大差不差，只是所放佐料一个是芹菜、一个是芫荽罢了。同时，还吃了牛排骨上的肉和与排骨合在一起煮了一晌的去皮萝卜——红色萝卜皮被绍英用盐漤了，另有任用。

第二天中午，我们到安觉寺对面的吕哥面馆吃了其招牌面——泡淑牛肉面。

第二天晚上，是美女诗人梅萨请吃野生菌汤锅，尽管帐单是由后来赶来的小说家尹向东抢着埋的——他赶来时已吃过晚饭，让我们特觉得过意不去。这次野生菌汤里的主打荤菜，是由跑山鸡鸡块承担；所吃野生菌中，有我熟悉的松茸、牛肝菌、獐子菌、鸡蛋菌、青菌等——康定盛产野生菌，每到夏季，卖野生菌的摊位可以铺满一条街。这次，虽然牛肝菌菌盖的口感依然是滑刷爽口的，不过若论最馋人的，却仍是非汤莫属。有时，回忆起那在火焰上、陶锅里翻来复去、百味竞放的汤的样子，仍感香犹在舌。

第三天晚上，是到老友仁青卓玛家吃她自家做的火锅，主打荤菜是新鲜牦牛毛肚、牛肉。底料炒得不比外面的著名火锅差，菜品新鲜又丰富，于是，这一顿火锅是吃得巴适得板的。

以上三天所吃的美食种类，几乎囊括了半个月来我们在康所涉的所有美食种类：牛杂汤，牛骨汤，豌豆凉粉，卤菜，锅盔，牛肉面，火锅(串串香)，菌类菜品。在笔者看来，美食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是：东西要好吃，品质有保证。而关于菌类，在康定新都桥镇的一家小餐馆，我们就先后吃了松茸炖鸡和大脚菇炒肉片；关于火锅，我们在夏室也做过几次，所买毛肚有水发的，也有买了一个整的提回去亲自打整的；关于串串香，我们总共到已开了近二十年的七星椒串串香店去吃过四次吧；关于豌豆凉粉，除吃了田凉粉外，还吃了另外两家也比较有名的李凉粉和小兰凉粉，在老友周惠蓉家里作客时，还吃了她特意早起去田凉粉店所买的锅巴凉粉；关于锅盔，在牛杂汤店所吃玉米锅魁和在李凉粉店所吃小锅盔都是外脆里软、面香扑鼻的……

想来，康定美食跟康定美景一样，都是铭刻在心，没齿难忘的。

YAQU 雅趣

边缘身份的敏感

■刘洵

这张由卡拉扬与里赫特、罗斯特罗波维奇、奥伊斯特拉赫联袂演奏的贝多芬三重协奏曲，在今天听来，最糟糕的是不能令人感动！还不如一些默默无闻的演奏家，如果配合默契，总会有一些令人感动的因素，这样超明星阵容的组合又不容忽视，也就只好买回长期封存到CD架上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冷战期间，能召集到这四位大师在一起演奏确非易事，我记得奥易斯特拉赫曾经专门为他们的封面照片写过一篇感慨文章，主要是讲卡拉扬一幅“摆酷”的样子，而他们三位全然不知，还傻乎乎地咧嘴大笑，实在是有有失面子。言谈之中当然是不无调侃的意思，不过事后想来，卡拉扬在前面，全然不知后面三位白极熊憨态可掬的扬子，君临天下的卡拉扬在这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性时刻，自然是要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君王相，他没有象指挥作品的时候那样闭上双目就算不错了！

卡拉扬的作品我在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反复以后，现如今能够让我专门聆听了并不太多。另外这三位俄罗斯大师的作品倒是时常聆听。像这张CD里他们所表现的艺术状态实不多见，让我们更多听到的是拘泥刻板的演奏，少有激动人心的段落。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如果彼此的配合不能达到水乳交融，明星阵容的组合也实在帮不了什么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另外根据那一篇描述多年前合影的文章，我时常想像他们在合作演奏作品时候内心的状态，作为音乐帝国的国王，卡拉扬一如既往，我就是我。而作为已经名符其实的三位艺术大师，完全是因为合作的对象、场合的变迁导致心态的变异，最终留下来让世人不得不停聆听，又不愿多听的“经典”版本。还有一种说法，他们三位受到了卡拉扬不公正的虐待，导致发挥失常，要真那样，换了我拒绝演出！对这样举世瞩目的艺术活动，该具有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这样的教训对于边缘地区的边缘艺术家而言，无疑是值得深思的，边缘的位置原本可以带来特立独行的风范，是天大的好事情，但是如果狭隘的、区域性的心态影响到作品健康的发展就是另一码事了，记得我曾经与康藏的一位朋友交流，“小民族主义”对生活在边缘地区的我们可能危害更大。

WENSHI 文史

古时如何送达录取通知书

■郑学富

现在的高考通知书都是由学校印制，填上考中者的姓名，由邮政快递送达即可。而在古代，高考通知书无论是做工，还是送达，都比现在还复杂、隆重。

科举制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武科考试正式废止，历经1300余年。那时候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榜贴”。唐代把金屑涂饰在笺简上，作为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用。称为“榜贴”。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时第一名毕渐，当时榜帖，偶然脱去渐字旁点水，天下遂传名云毕斩 。”

最早的榜贴是泥金帖子，“泥金”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装涂工艺，可见其重视程度。

后来出现了金花帖子，被视为“正式版”科举录取通知书。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於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黄花笺”是一种洒金粉的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通知书，可见珍贵。宋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 宋朝吴郡士登科者，始于龚识 ，其家居昆山黄姑 ，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乃用涂金纸，阔三寸，长四寸许。”到了清代，就出现了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了。

在古代，送通知书也比较隆重，是一种官府行为。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报喜人骑上高头大马，高举旌旗，带上唢呐班子，一路上鸣炮奏乐，吹吹打打，热闹非凡，犹如现在男子结婚迎亲一般。如《儒林外使》描写报榜的情景：“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了来；那三个人下了马，把马栓在茅草棚上，一片声叫道：‘快请范老爷出来，恭喜高中了！’”

中秀才举人或者进士及第希望比较大的人家都会在煎熬中苦苦等待着喜报的到来。有专人在门口等候，真是望眼欲穿，一旦报喜的人到了，即大呼小叫向主人报喜。报喜是个好差事，衙门里的公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碰到大户人家能赏一些红包，也就是“喜钱”，稍微穷点的人家也能排上一桌，赏些酒喝。古人收到榜贴后，一般要把它张贴在厅堂里最显眼的位置，如同现在上级颁发的奖状或与领导人合影一般，让来访的客人进门便能看到，以此炫耀一番，光宗耀祖。